

題目	如此歡樂，歡樂如此？：當代傳奇劇場《歡樂時光—契訶夫傳奇》的問題所在	
發表人	吳岳霖	
發表日期	首次，日期 2011-06-02	
評論對象基本資料	活動/節目/作品名稱	當代傳奇劇場《歡樂時光—契訶夫傳奇》
	作者/編創者/導演/策展人	張大春編劇/當代傳奇劇場演出
	主辦/發行/演出/出版單位	當代傳奇劇場
	發表時間	2010-10-22
	活動地點	華山 1914 創意文化園區
完整評論文章	<p>我對當代傳奇劇場是喜愛的，但在評論這件事情上，似乎必須排除一些好惡的干涉，客觀是必要的。不過，在這篇的題目設定上，也許我站到了另一個位置，因為我想說的是，這部作品的「問題」。</p> <p>對於這部作品，其實存在著兩個層次的「讀」，也就是當代傳奇劇場如何讀契訶夫的小說，而觀眾又如何讀當代傳奇劇場的解讀與詮釋。</p> <p>從小說到戲劇的跨文類過程，並不是件少見的事情。當代傳奇劇場本身也許較少，但吳興國曾參與《阿 Q 正傳》、《羅生門》等小說改編的京劇演出，必然對這樣的文類轉換不陌生。不過，相較於當代傳奇劇場其他的西方改編作品多來自於戲劇，如《慾望城國》（莎士比亞《馬克白》）、《等待果陀》、《樓蘭女》（希臘悲劇《米蒂亞》）等，這部作品的特殊性就在於此：它不改編契訶夫的劇本《海鷗》、《三姐妹》……，反而取材自他的小說，更有意思的是十四篇的短篇小說。這十四篇小說並無連貫性，也許契訶夫在這些小說中環繞著相似的議題，但如何貫穿成一個有劇情性的整體，是這部劇作很重要的關鍵。另一個跨文類現象則是發生在編劇身上。張大春，一個耳熟能詳的名字，但絕非是在戲劇這個領域。我們該信任的是，因為他是一位小說家，必然足以解讀好契訶夫的小說，進而在他自身與作品達到文類的越界。而他與當代傳奇劇場的合作，亦非第一次。早於 2007 年，張大春就已替當代傳奇劇場創作出他第一部京劇作品《水滸 108》（雖然我質疑它不能叫作京劇作品，但那是題外話）。同樣的跨文類詮釋，張大春也許可以再替當代傳奇劇場注入新的生命。</p>	

不過，我所質疑的是，觀眾究竟從當代傳奇劇場的演出中，讀到怎樣的契訶夫。在契訶夫的筆下，沒有一個宏偉的大敘事，而是讓讀者從平凡的生活種種嗅出暗藏的氣息。那種憂鬱、那種諷刺、那種幽默，其實是契訶夫在不同小說中反覆透露出來的。而在當代傳奇劇場的演出中，是有掌握住這些元素的。每一個小人物，如無知去拆鐵軌的農夫、兒子剛去世的老車夫、直接吞嚥牡蠣的小孩……，都活在社會的底層，用他們的身體去維持著生活，其實卻是最忠實地反映出一種苦澀的面貌。只是，觀眾藉由當代傳奇劇場的重新演繹，所攝取到的真是契訶夫的原味嗎？在此劇中，試圖將痛苦中的幽微諷刺與幽默體現出來。因此，「牡蠣」一則裡的小孩雖然很可憐地第一次吃牡蠣，卻用狼吞虎嚥的方式連殼吞下，最後被噎死，這是一種莫大的悲哀，但小孩過度誇張的詮釋會否掩蓋掉了這種憂傷呢？更為誇大的例子是在「小蘋果」裡的僕人變色龍，用了京劇丑角與小丑的詮釋方式，戲弄惡整那對可憐的小情侶，但過於瘋狂式的詮釋，口水亂噴，是否讓整個劇情只剩下一種驚愕式的噁心。而在「變色龍」中，刻意地將首飾匠設定為一個娘娘腔，或許是為了戲劇張力，但真有必要嗎？如果其所欲強調的是一種權勢的譏媚，那重點是否產生了偏移？在我眼裡看來，這樣的作法就只是一種對於性別的低俗嘲弄罷了。從此劇的取名「歡樂時光」來看，就大致可得知當代傳奇劇場試圖強化契訶夫的一種戲謔元素，也許這並無不妥，但在表演上會否失焦，而流失掉契訶夫的本意呢？

而此劇最為有意思的是「接合」上的問題，更存在著兩個層面上的銜接。第一個層面在於契訶夫十四篇小說的接續，也就是如何將故事內容不同的短篇小說化為一部作品。在這方面的處理，我認為是這部作品最為成功的地方。此劇結合了「環境劇場」的概念，觀眾在舞台的兩面，而場景的變換也不使用一般舞台的降幕手法，乃是使用大型道具的移動達到場景的轉換。因此，故事的銜接上亦使用了小說與小說之間部分相似的地點與場景，讓劇中人物可以穿梭在這些看似不同的小說之中。而運用角色的銜接更是編劇上最為巧妙之處。例如：「歌女」和「紳士朋友」的歌女是同一個人、「黑衣僧」和「精神病院」的天才也成為兩個小說的銜接。至於貫穿頭尾的則是那位帶小狗的女人，她開啟了故事，亦結束了它。串連十四個小說這樣困難的挑戰，反而在這些手法下化為一體，成為一部劇作。另外，第二個層面的接合就在於中西文化的跨界與拼貼。相較於故事情節上的試圖合理化與流暢化，這種文化上的跨越，編劇反而保留了一種文化異質的縫隙與拼湊痕跡。在「文官之死」一則，將軍在戲台下看的是《薛平貴與王寶釧》，但整個故事的环境卻是在西方，因此，東方與西方文化就如此地碰撞。而演員在詮釋上，亦同時參酌了京劇的唱與演，以及歌舞劇的演出方式。這種不西不中的演繹，必然不是編劇與導演所沒注意到的，可能是刻意為之。但我會想質疑的是，這樣的演出究竟隱含了什麼？或者說達到了什麼效果？而跨文化劇場的刻意拼貼真的是最好的表達手法嗎？當兩者文化根本無法消融，會否只是一種尷尬的同時

並存呢？也許，這是有待商榷的。

另外，《歡樂時光—契訶夫傳奇》在定位上，叫作是「文創古早味歌舞劇」。「文創」與「古早味」這件事稍候再提，我想先以形式上的「歌舞劇」來說。以當代傳奇劇場來看，其實這又是一部不大符合他們以往演出模式的作品，除了跨文化這件事情外。由於它原始設定就是歌舞劇，而非戲曲，因此整個作品無論是「演」，或是「唱」，其實都脫離了京劇的詮釋方式。這樣並無不可，既然原意已非當代傳奇劇場創團所追求的當代戲曲，那我們也不能用這樣的角度去框限。不過，我要回到前面討論劇情上的認知，究竟它詮釋了怎樣的契訶夫？大量使用歌舞的作法，讓整部劇作時不時地就要圍成圈跳隻舞、唱首歌。歡樂？的確是歡樂。但就如我前頭所言，這樣的作法是不是稀釋掉契訶夫的本意呢？諷刺與幽默，的確是重要的，但契訶夫想要表達的會不會是存在於這些背後那種無可言說的憂傷呢？整部劇作，讓人感動的，反而是吳興國在詮釋老車夫的那些唱段，「生命是一樁小事，原本很小很小；一個人的喜怒哀樂，好像微不足道。」這些話語，會否才是透露出那種靜默的哀傷呢？而觀眾想看的又到底是無止盡的快樂舞蹈，還是觸動內心的那滴眼淚？

而這部作品，大打著「文創」的口號，以古早味為主題，結合華山創意文化園區，打造出一個有演出、有吃、有玩的場域，並且為期一個月。但，我想問的是，古早味這件事情除了是那一堆周邊產品之外，究竟跟《歡樂時光—契訶夫傳奇》這部作品有何關聯呢？我可否質疑，古早味這件事情只是為了周邊的買賣而形成的，至於演出則是另一回事呢？當我打開彈珠汽水來喝的時候，連自己都質疑它跟契訶夫何干呢？因此，「文創」就僅存為一個「口號」，周邊打著古早味的名義，至於劇作則是為了契訶夫的 150 年誕辰，兩件看似偉大而有意義的初衷與設定，難道也成為一種拼貼了嗎？也許，這樣的設計與用心，讓很多人感受到了「歡樂時光」的歡樂，但歡樂這件事情又豈僅是如此而已。

如此歡樂，歡樂如此？

也許，這部作品很忠於「歡樂」這件事情，我也不否認歡樂很重要。但，對於一個看戲的人，走進劇場，要的到底是一部有意義、好看的劇作，還是在劇場四周吃吃喝喝呢？這可能才是問題所在吧！

註釋

參考書目